

诗词中的宁夏(之六十三)

觅迹三清观

张 嵩

明清时期,许多地方史料在“艺文”“词翰”编中都有当时官员、文人描写宗教场所的诗文记载。其实,这些场所在他们眼里已不单单是举行宗教活动的地方,更多的则是一种历史文化景观,是追思怀远、寄托情怀、抒发感慨的对象。在留存下来的大部分诗词中宗教色彩反而是很淡的。如明代朱秩旻的《高台寺八咏》、杨郁的《石空古寺》、杨守礼的《游承天寺》、孟霸的《游黑宝塔寺》、清代刘芳猷的《雨余登无量台》、李若樾的《老君台》、朱亨衍的《重游灵光寺》、黄恩锡的《朝发白马寺》等等,多是抒写山光景色,而无香火缭绕。这些诗只是以佛家寺院为意象,说明自北魏隋唐以降,佛教在宁夏还是比较兴盛的,佛寺林立,历朝历代都有遗存的文物古迹可寻。历史上写佛教寺院的诗多,而写其他宗教寺观的却不多见。凡事都有例外,在明代就有以道观为题而作的诗,这里列举两首,一首是见于《弘治宁夏新志》卷八“杂咏类”所载明初金幼孜的《游三清观》,另一首也是《弘治宁夏新志》卷八“杂咏类”所载明庆王府仪宾路升所作的《三清观闲步》。

金幼孜的《游三清观》是一首七律:

乘闲偶过三清观,幽绝都无尘俗情。
入门喜见青松色,绕户还闻流水声。
鹿过瑶台秋草合,鹤归幽径晚烟生。
可是道人偏爱客,焚香还与坐吹笙。

金幼孜是什么人,先来看一看《万历朔方新志》卷二“国朝行边”对他的记载:“金幼孜,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永乐间,持节使庆府,遍历幽胜,多所题咏,耆旧尚能道其事。”原来金幼孜是朝廷重臣,受皇帝委派曾到宁夏册封庆王府中安化郡王和真宁郡王的王妃。查阅《明史》卷一百四十七·列传第三十五金幼孜条:“三年持节宁夏,册庆府郡王妃。所过询兵民疾苦,还奏之。帝嘉纳焉。”“三年”指的是明宣宗宣德三年,即1428年,而不是永乐年间。朝廷权高位重的辅弼大臣到宁夏来是一件大事,自然受到很高的礼遇,公干之余,遍游宁夏山水,加之他又很有文采,是一位诗人,所到之处多有趣味,许多年后还被人们所津津乐道。这从他遗留下来的《将至宁夏望见贺兰山》《至宁夏》《九日宴丽景园》《出郊观猎贺兰山》等诗作就可得到印证。《游三清观》这首诗记录了宁夏三清观当时的真实景象:地处幽静,了无俗尘;松树掩映,流水潺潺;瑶台布满秋草,小径轻起烟岚,竟有几分仙界的味道。道人焚香吹笙,当是迎接他这位

尊贵的“客官”。诗作娓娓道来,仿佛在徐徐展开一幅悠闲自在的画图,描摹出了道家的清静自然。

再看另外一首路升的七律诗作《三清观闲步》:

化人灵景塞城南,暇日来游一驻骖。
花点石屏苔欲破,池开萍影树长涵。
无心闲看云归洞,有意还将草结庵。
念我平生慕仙道,坎离玄妙向谁谈。

这首诗写的有点意境,中间两联不仅对仗工整,而且文采飞扬,暗含意蕴。看来作者也是懂道之人,苦于没有寄托之处,一句“坎离玄妙向谁谈。”道出了人生的无奈,也表明了自身的清高。路升是庆王府的仪宾,也就是王府郡主的夫婿。从他的诗来看,明显是受过良好的教育。

明庆王朱旌撰写的《宁夏志》卷上“寺观”条目有“三清观”的记载:“三清观,居城外巽方。予因病而建立者。”据此可知,三清观是庆王有病,为祈求身体安康而出资在宁夏府城的东南面修建的。《宁夏百科全书》也有记载,并且对宁夏的道教传入有交代:“宁夏道教最早见于史料的是1081年,宋军对西夏大举进攻时,史载‘灵州城中僧道数百人’。道教在西夏时期的灵州已有流传。据《嘉靖宁夏新志》载明代宁夏已建有清宁观(今银川振武门内大街东)、三清观(今银川南

薰门外东南,庆靖王建)。”其中对三清观的位置也说得比较清楚。金幼孜,路升到三清观看似游览并留有诗作,其实是为庆王脸上“贴金”的,因为这座道观是庆王“建立”的。自此以后再就很难见到有记载写三清观的诗作了,到了明后期或进入清代,这座位于南薰门外的幽静道观也许早已颓圯不存了,如今几百年过去了,更是踪尘难觅、痕迹全无。

顺便补充几句,以三清命名的道观遍布中国各地。三清,即道教体系中地位最高的三位尊神:即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三清也是道家哲学“三一”学说的象征。《道德经》第四十二章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家认为一化为三,三合为一,“用则分三,本则常一”,后来道教籍以此衍化出居于三清胜境的三位尊神。宁夏现有两座比较有名的“三清观”,一座位于贺兰山苏峪口国家森林公园内,进入苏峪口森林公园正门,沿景区道路蜿蜒西行约6公里,便会看到路西的缓坡上有一座朱墙灰瓦的仿古建筑,这就是三清观。据说,该观早在西夏就有了,只是到了近代,由于年久失修只剩下了断壁残垣,2003年重新进行了修建。另一座位于银川市贺兰县境,名为“洪广营三清观”,是上个世纪90年代修建的。

博物馆里的“乐龄”生活

近日,国家博物馆的咖啡厅里,4位身穿旗袍的婆婆举着手机,兴高采烈地分享彼此拍摄的文物“靓照”。“我们之前互不相识,是在逛博物馆时结识的,现在已经成了闺蜜。如今,每周相约打卡博物馆是我们退休后最开心的事。”婆婆们鬓发斑白,却神采奕奕。

随着越来越多“银发族”走进博物馆,许多博物馆在设施、服务等方面不断改良,更好地发挥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的功能,丰富滋养着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为了关怀“数字鸿沟”前手足无措的老年人,在故宫博物院、苏州博物馆等诸多博物馆,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不用网上预约,持老年证、身份证可直接登记进入。

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活到老,学到老”,老年人也可以享受皓首穷经之乐。宁波博物馆的“颐和”银龄课堂,结合节令推出了系列活动;浙江博物馆的“老有所乐在浙博”系列活动,则推出了“巧手剪纸 传承非遗”“初冬日绘百花”等项目。

不少老年观众是博物馆的“忠实粉丝”,他们活跃在服务前台、讲解预约处,或指引观众,或维持秩序,或整理书籍……以志愿者的身份深度体验博物馆文化。广东省博物馆目前50岁及以上的女性志愿者有91名,55岁及以上的男性志愿者有8名。自2022年1月1日至今,他们服务总时长17170小时,提供志愿讲解1904场。

对老年人来说,博物馆可以是老年大学、手工活动室、交友交流的平台,更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博物馆帮助“银发族”过上老有所学、老有所得、老有所乐的“乐龄”生活。

(据《光明日报》)

近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2023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论坛上发表演讲。莫言表示,“文化交流,首先就是要‘走出去、请进来’,把人请进来,文化才能交流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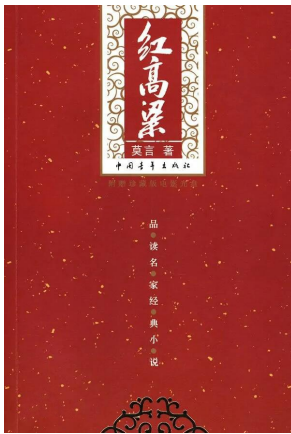
壹 翻译助力中国当代文学“出海”

作为一名作家,莫言见证了几十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出海”之路。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通过译介,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作出积极贡献。

莫言认为,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开始受到关注,一些作品被翻译并走出国门。此后,中国文学与电影挂钩,如莫言的小说《红高粱》改编成了同名电影,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成了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这样一批中国作家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后,到西方上映并赢得西方电影节的奖项,引起了翻译家的注意,他们找来原著小说,将这些小说翻译出来。

近年来,一批年轻的汉学家成长起来。他们对于文学的判断,对他们要翻译的文学作品的判断越来越回归文学的本来意义。

莫言表示,最近十几年来,我们除了文学翻译作品数量上比过去大大增多,被选择的这些作品在品质上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毫无疑问,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或者说,中国作家的作品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已经占有了一个重要的位置。”



莫言的小说《红高粱》。(资料图片)

肆 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不要贪多求大要追求精品

莫言还谈到,“我们写了很多作品,我们编了很多戏,有很多很多的画,有很多的音乐、歌曲,什么样的才能广泛传播,被世界所认可?毫无疑问就是精品。”

莫言以东西方文化巨匠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为例。汤显祖凭借《牡丹亭》等经典著作,在东方剧坛享有崇高地位,有“东方的莎士比亚”之称。而两位伟大的作家虽然身处不同的国度,但在同一年去世,且各自都在文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2017年,在莎士比亚诞辰453周年之际,英国的莎士比亚故居花园内立起了一尊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的青铜合体塑像,而另一尊同样的塑像则矗立在中国抚州市汤显祖纪念馆,两位同时代的文学巨匠,跨越时空“相遇”,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

莫言认为,“这样一种文化的交流,意味深长。”给后人带来的既有鼓励也有启示,即“我们不要贪多求大,我们还是要写得好一点,写得精一点,为了中国的文学、中国的文化,能够被更多的人所接受而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据人民政协网)

北京国际音乐节尝试新玩法 古典音乐深度融入城市生活



当下的城市需要怎样的古典音乐?这个常问常新的话题,随着第25/26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归来有了一些可供借鉴的答案:从剧场到城市空间,从艺术到现实生活,音乐正以更加轻盈、温暖的姿态走进城市生活,触及深层的文化脉动。

▲海顿歌剧《月亮的世界》剧照。

盘活空间助力城市更新

穿行在假日熙攘的人流中,走过长长的阶梯,推开厚重的大门,天坛公园神乐署里,古老的历史凝固在雕梁画栋间,甚至萦绕在观众的每一次呼吸里。钟磬环绕的舞台上,一阵寒风“吹过”,古琴声低沉而萧瑟地拨响,著名歌唱家龚琳娜屏息闭目,“箎一会兮琴一拍,心愤怨兮无人知”,唱起蔡文姬苍凉勇毅的一生。10月4日,琴歌《胡笳十八拍》在这里迎来全本首演,此后两天,3对音乐家夫妇搭档的

室内乐组合以及著名歌唱家莫华伦陆续登台。“在神乐署看演出,很有一种时间倒流的穿越感,让人情不自禁地回想古人生活的场景,也少了很多在常规剧场里的束缚。”观众陈女士说。这处建于明朝永乐年间的建筑曾回响着端正清雅的“中和韶乐”,如今,音乐家们纷至沓来,在现代与历史的辉映中展现艺术为城市更新带来的更多可能。

歌剧“减负”拉近观众距离

周末的夜晚,北京东单路口车水马龙,坐落于此的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里,海顿歌剧《月亮的世界》伴着年轻乐手的欢呼迎来中国首演;10月3日,中山公园音乐堂里,郝维亚作曲的科幻歌剧《七日》唱响,半舞台版的精简呈现中,光线参与叙事,随歌唱的人声一起探问AI技术的福音与隐患;10月7日至8日,北京喜剧院里,新版巴托克歌剧《蓝胡子城堡》把故事背景从暗黑古堡移植到一个普通客厅中,折射阿尔茨海默病家庭的爱和伤痛……

观众可以明显觉察到,今年,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歌剧不再以耳熟能详的经典、恢宏壮阔

的制作为主打,而是有意为这个传承许久、门槛较高的艺术形式“减量”,以更精简的制作、更广泛的话题消解它与普通观众之间的距离感。

在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邹爽看来,这是“歌剧应该走进普通人生活”的时代,愿为歌剧来到剧场的不应该只限于专业人士,破圈触及更多人群是古典音乐持续发展的生命力所在。与此同时,打开视野、为古典音乐创作引入更多切合热点的题材,不仅体现音乐家的人文情怀,也折射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引领性。

公益惠民破除艺术门槛

人文关怀的温暖不仅在台上,也在台下。

10月6日晚,保利剧院里,谭盾以双手挥起中国爱乐乐团的交响波澜,小提琴家丹尼尔·霍普、钢琴家孙佳依、大提琴家聂佳鹏各自将手中的乐器化作电影《卧虎藏龙》《英雄》《夜宴》中的一位主角,在音乐与光影的交织中挥洒出淋漓尽致的快意江湖。

观众席中,85岁的张世毅、93岁的朱美璐等10位多年佩戴助听器的老人格外专注,那样动听而立体的声响,已经太久没有如此亲近地拥抱他们。

“我们的初衷很简单,就是想让更多的人能重新走进剧场或者电影院。”张树荣说。艺术无门槛,对北京国际音乐节而言,听障人士同样不该被婉拒于大门之外。新技术的应用平台借助音乐的力量率先搭起,在公益惠民的路上,艺术与科学再次顶峰相会。

(据《北京日报》)

文学被不同语言背景的读者认同 源于其体现的共同价值

“文学为什么能够被翻译?”莫言认为,这“源于它的共同价值,人类文明共同体的基础,也是基于人类的共同价值。”如列夫·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背景不同、信仰追求不同,但他们笔下的名著《战争与和平》和《静静的顿河》都是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也是世界文学的经典。

作家为谁而写? 为内心亦是为“读者”

作为一名作家,在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过程当中,首先要把自己的作品写好,要使作品具备被世界认可的价值,然后再谈其他。

“当然,我们不是为了被翻译而写作,我们也不是为了被其他国家的读者阅读而写作,”莫言进一步阐述,“作家为什么写作,有很多的答案。但是我想作家为了自己的内心写作,是每一个作家都不会反对

的。作家为了读者而写作也是大家都认同的。当然这个‘读者’是一个群体,这个‘读者’是一个概念,这个‘读者’并不具体化,所以你心里面有‘读者’,然后充分地表达自己的内心,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念。如果你的内心需求、价值观念是跟大多数人民的内心需求和价值观念是一致的,那么你的作品就具有了广泛的代表性。”



小说改编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剧照。(资料图片)

让『人』成为精品文学作品的主角